

四季秦岭

◆吴梦园



秦岭，这座横亘在中国大陆上的雄伟山脉，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作为“中国脊梁”，和合南北，泽被天下。

秦岭是中华大地南北间的天险，险峻雄奇，地貌多样。秦岭亘古绵延，隋唐时期，便常有古人隐居于秦岭北麓终南山，吟诗作对，策论天下，不胜枚举。“秦岭巍峨列万峰，晚岚浑欲滴晴空。”世人写秦岭，多侧重其雄伟壮丽、巍峨奇险。而今，秦岭之美岂止“雄伟”二字所能尽述。亘古岁月，四季更迭，这座古老而神秘的山脉，变换着不同的容颜。

春之秦岭，新绿初绽，云卷云舒，山脉连绵。嫩芽如碧玉点缀枝头，翠色欲滴。山花烂漫，山间的山桃、紫堇、樱花竞相绽放，织就大地的锦绣。花瓣随风轻舞，如红霞洒落，

点缀着片片青翠山林。彩蝶纷飞，翅膀轻点花瓣，花香随之飘散，萦绕于空气之中，沁人心脾。山间溪流欢腾，清泉“叮咚”作响，淙淙水声伴着鸟鸣，奏出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溪边的野花，或黄或紫，或蓝或白，星星点点，如同洒落的彩珠，绚烂夺目。

夏之秦岭，古树参天，绿荫如盖，凉风习习。树梢间，蝉鸣声声，此起彼伏，燥热的阳光炙烤大地，秦岭山中却一片清凉。山间溪水潺潺，清澈见底，鱼虾嬉戏其中。山河处，溪水蜿蜒，与山石碰撞，清脆悦耳。山峰俊俏，凉风掠过山崖，登高远眺，群山连绵起伏，瀑布如银河般倾泻而下，溅起水花无数，云雾在山间缭绕，如梦如幻。日落月升，一轮明月升起，星光点缀着夜

空，山间生灵在月光下进入梦乡。星空下的秦岭，如同一幅静谧的水墨画。

秋之秦岭，层林尽染，硕果累累，秋色宜人。山林渐渐染上一片火红与金黄，枫叶如火，银杏如金。林间小径铺满了秋的信笺，“沙沙”作响，是秋天的脚步声。阳光透过树梢，洒落一地斑驳，温暖而祥和。果实累累，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于秋风中摇曳，似乎在述说着丰收的故事。天高云淡，漫步在山间小径，村舍错落，袅袅炊烟升起，与秋日暖阳交织成一幅温馨的田园图景。人们忙于秋收，高大的玉米植株整齐排列，农户穿梭其中，将玉米装满一个个麻袋，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山间梯田上，锄头翻飞，挖出一串串硕大的红薯，泥土的芳香

随风飘散。

冬之秦岭，雪花飘舞，秦岭银峰，万籁俱寂。绵延山川积雪层叠，一片肃杀景象。山林间，雾凇悄无声息地绽放，每一根枝条都裹上晶莹剔透的外衣，阳光穿透，如银条般冰晶闪烁。山间溪流凝结成冰，瀑布化为玉带，悬挂峭壁。寒风凛冽，山脚下的温泉热汽蒸腾，与寒冷的空气相遇，化作一团团轻纱，缭绕于古木之间，为这银白世界平添了几分神秘与温柔。偶尔，一只山鸟掠过，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划破了寂静，却也增添了生机。

秦岭见证了时光的流转，承载了历史的变迁。秦岭之巅，拔地撼南北，四季之更迭。春有春之风，夏有夏之绿，秋来落叶无成败，冬去冬来春又生。

老牛

◆张轩

我对牛有着特殊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分产到户，我家分包了10亩农田，与队里其他两家组成了互助组，抓阡分得生产队的一头老黑牛。当时这头老黑牛瘦骨嶙峋，牛鼻圈也断了，但性情温和，犁地、拉车很卖力。父亲知道三家几十亩农田全靠老黑牛翻耕，出大力气，不亏牲口，每次轮到我家喂养时总是多拌料、勤饲养。

1982年，那年夏至过后，麦子颗粒归仓，农忙告一段落，我们三家商量着卖掉老黑牛。我跟着父亲，还有互助组的老安，牵着老黑牛去了离家10里开外的齐镇牲口市场。我没有去过齐镇，好奇心使然，一路兴高采烈。

牲口市场设在齐镇南街。市场里，耕牛居多，还有骡子、猪崽和山羊。卖牲口的、买牲口的，还有经纪人，来回穿梭，人员嘈杂声、牲口叫唤声混成一片。

临近中午，一位穿着白色土布汗褂、皮肤黝黑的庄稼汉子在老黑牛跟前转了好几圈，问道：“这黑牛的鼻圈咋断了？得是很费事？”父亲说：“你凑近摸摸，拽两下看它费事不。”庄稼汉子上前掰开老黑牛的下颚。老黑牛温顺地张开嘴，“哞哞”叫了两声，又静静地开始反刍。庄稼汉子说：“倒是很温顺，就是牙都长全了。”说着走开了。

太阳已过中天，庄稼汉子又转回来了，在老黑牛身上摸来摸去，最后开了口，说家里承包了十几亩地，没个牲口不行，相中了这头老黑牛。庄稼汉子和父亲以及老安在衣襟底下捏揣着谈好价，并商定由我们把老黑牛牵出牲口市场，跟他到家里取钱，这样一来能省出六七元的交易费。对于庄户人家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出了牲口市场，我们跟着庄稼汉子穿过南街向东，走了约莫半个小时，翻过一道土梁，进了有十几户的小村子。

庄稼汉子的院子有两间土坯房，分为主房和厢房，厢房的对面院墙跟有鸡舍和牛棚，牛棚看样子是新盖的，老黑牛就拴在牛棚旁边的槐树下。庄稼汉子和大人们坐在院子里拉家常，女主人麻利地从厨房里端出几牙西瓜，让我们解渴消暑，随后又热情地招呼我们吃午饭。

吃过女主人做的浆水面，我们准备离开时，老黑牛朝着我们“哞哞”地叫唤，大颗的眼泪从眼角滚落下来。我的眼眶也潮湿了，趴在父亲的脊背上哇哇地大哭起来。

自从卖了老黑牛，其他两家嫌养牛麻烦，就不养了。于是，我们一家省吃俭用，积攒了500多元，买了一头年轻力壮的大黄牛。从那以后，放牛割草成了我放学后的主业。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我犁地。父亲让我跟在他后头边走边看，如何牵绳让牛走在犁沟什么位置合适，犁铧每次排多宽，扶杖扶到什么角度翻出的泥花深浅刚好，地头如何转弯。我跟着看过几个来回后，便扶起犁杖开始犁地。我双手向上扶着犁杖，几乎是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大黄牛，但不时会出现滑犁、土没被翻起来的情况。父亲吆喝住大黄牛，让我稍微歇会儿，重新再来。几个来回下来，汗水湿透了夹袄，我干脆脱掉夹袄赤膊上阵。后来犁地就稳当多了，翻出的泥花也均匀地排列开来。只是到了地头，那湿土将犁头沾得有四五十斤重，我根本拽不动。父亲让我借助牛的拉力惯性，双手向后提起犁杖，再用脚踏去犁头上的泥土，快速调转头，这样就可以前行了。

牛一直养到我师范毕业。割草、铡草、起粪、垫圈、犁地，这些与牛有关的活儿也一直伴随着我的学生时代。现在，每次下乡偶遇牛，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不由得驻足拍照。

国画大家李可染在他的牛画中写道：“给予人者多，取与人者寡，其为牛乎！”正因为牛具有勤劳、淳朴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人们才赞美牛、喜欢牛。



陕北

◆杨岸

手擀面

◆石侃之

无论脚步走多远
无论在外多少年
尝遍人间美食
最爱家乡的手擀面

家乡的烟火暖
家乡的井水甜
家乡的油泼辣子
刺激味觉很解馋

母亲下厨的身影
常常在梦中出现
擀面杖的奏鸣曲
搅动我思乡的情感

放下手头的的事情
放下邀约的酒宴
坐上汽车回家乡
就为那一碗手擀面

黄土和窑洞相依的地方
被雨水滋养出
一茬又一茬要返青的首蓿
朴实的陕北民歌
陪着你像天天在过年过节

那熟悉的身影
在山坡山洼里关心春种秋收
此刻，一朵打碗碗花
正效仿着我的唢呐
吹出炊烟下的三十里铺

粘在窗棂子上的剪纸
温暖着一年的收成
和那些走远的信天游

想起这些
一轮明月总在我的头顶
好像它猜透了我的心事
在关怀我时
全是故乡的影子



书画天地

绿水青山
(国画)
韩琳

听雨

◆郭正鹏

小时候，我家住在老旧的土坯房，一下雨，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和母亲用饭碗或脸盆接雨水，雨点滴落，发出刺耳的声音，水花四溅，让地面变得潮湿，甚至泥泞。

那时候，我每天穿着布鞋走很远的路上学，遇到下雨天，布鞋经常湿透。有时候，我干脆脱掉鞋子赤脚走路，雨声、风声交织在一起。这声音像是战场上的鼓声，让我愈挫愈勇。

很多次，我和母亲挑着担子去卖菜，遇到倾盆大雨，只好在别人的屋檐下躲雨。雨一直下，让人焦躁不安。母亲总是安慰我：“雨

怎么可能一直下，总是会停的。”这时候，厚道的主人邀请我们进屋躲雨，给我们倒热茶。雨点滴落在芭蕉叶上，发出“噼啪噼啪”的响声。约莫一个多小时后，雨水变成了一条条细细的“银线”，我们喝着茶、聊着天，雨声轻柔，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回忆那段时光，我想起了张爱玲的一句话，“雨是天上掉下来的忧愁，屋檐下的雨是屋檐的忧愁。”屋檐下的雨，就像是屋檐的心事，只有站在屋檐下的人，才能听到它的声音。

再后来，我感觉卧榻听雨是最有意思的。睡在老屋床上，撑开独扇窗，后面是一个天井。若是暴雨

天，一阵阵猛烈的雨伴着电闪雷鸣，倾泻而下，仿佛雨水全部聚集到此。那声音就像是一种强烈的呐喊，让人感到震撼和敬畏。

连阴雨是经常遇到的。淅淅沥沥的雨像是一颗颗珍珠，从天空滑落，落在屋顶上、窗棂边、院子里，落在石板上是“咚咚”响，落在瓦片上是“铛铛”响。这样的音符像是一种温柔的抚摸，令人惬意，让人遐想。待到雨快要停时，天色青、雨丝细，泥土的气息飘了进来。闭目冥想，卧榻听雨，仿佛和雨水、和天地交谈，也像是和自己交谈。

回想起来，这漫长的雨夜真是令人心旷神怡。